

卷第三百三 神十三

韓光祚 宣州司戶 崔圓 鄭仁鈞 季廣琛 劉可大 奴蒼璧 南纘 王常

韓光祚

桃林令韓光祚，攜家之官，途經華山廟，下車謁之。入廟門，而愛妾暴死。令巫請之，巫言：「三郎好汝妾，既請且免，至縣當取。」光祚至縣，乃召金工，為妾鑄金為觀世音菩薩像，然不之告。五日，妾暴卒，半日方活，云：「適華山府君，備車騎見迎。出門，有一僧，金色，遮其前，車騎不敢過。神曰：且留，更三日迎之。」光祚知其故，又以錢一千，圖菩薩像。如期又死，有頃乃蘇曰：「適又見迎，乃有二僧在，未及登車。神曰：未可取，更三日取之。」光祚又以千錢召金工，令更造像。工以錢出縣，遇人執豬，將烹之。工愍焉，盡以其錢贖之，像未之造也。而妾又死，俄既蘇曰：「已免矣。適又見迎，車騎轉盛，二僧守其門，不得入。有豪豬大如馬，衝其騎，所向顛仆，車騎卻走。神傳言曰：更勿取之。於是散去。」光祚怪何得有豬拒之，金工乃言其故。由是蓋信內教。（出《紀聞》）

宣州司戶

吳俗畏鬼，每州縣必有城隍神。開元末，宣州司戶卒，引見城隍神。神所居重深，殿宇崇峻，侍衛甲杖嚴肅。司戶既入，府君問其生平行事，司戶自陳無罪，枉見錄。府君曰：「然，當令君去。君頗相識否？」司戶曰：「鄙人賤陋，實未識。」府君曰：「吾即晉宣城內史桓彝也，為是神管郡耳。」司戶既蘇言之。（出《紀聞》）

崔圓

天寶末，崔圓在益州。暮春上巳，與賓客將校數十百人，具舟楫游於江，都人縱觀為堵。是日，風色恬和，波流靜謐，初宴作樂，賓從肅如。忽聞下流十數里，絲竹競奏，笑語喧然，風水薄送，（送原作近。據明鈔本改。）如咫尺。須臾漸近，樓船百艘，塞江而至。皆以錦繡為帆，金玉飾舟，旌纛蓋傘，旌旗戈戟，繽紛照耀。中有朱紫數十人，綺羅妓女幾百許，飲酒奏樂方酣。他舟則列從官武士五六千人持兵戒嚴。泝沿中流。良久而過。圓即令訪問，隨行數里，近舟，舟中方言曰：「天子將幸巴劍，蜀中諸望神祇，遷移避駕，幸無深怪。」圓駭愕，因罷會。時朝廷無事，自此先為其備。明歲南狩，圓應卒無關矣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鄭仁鈞

鄭仁鈞，欽說之子也，博學多聞，有父風。洛陽上東門外有別墅，與弟某及姑子表弟某同居。弟有妹，嫁楊國忠之子。時表弟因時疾喪明，眉睫復自眦然。又自髮際，當鼻准中分，至於頷下，其左冷如冰而色白，其右熱如火而色赤。姑與弟皆哀憐之，不知其何疾也。時洛中有鄭生者，號為卜祝之士。先是御史大夫崔琳，奉使河朔，路徑洛陽，知鄭生有術，乃召與俱行。及使回，入洛陽。鄭生在後，至上東門道，素知仁鈞莊居在路旁，乃詣之。未入里門，而鄭生遽稱死罪，或言合死，詞色懾懼。仁鈞問之，鄭生無他言，唯雲合死。仁鈞因詰之，鄭生曰：「某才過此，不幸饑渴，知吾宗在此，遽為不速之客。豈知殊不合來，此是合死於今日也。」仁鈞曰：「吾與姑及弟在，更無異人，何畏憚如此？」鄭生股慄愈懼。仁鈞初以無目表弟，不之比數，忽念疾狀冷熱之異，安知鄭生不屬意於此乎？乃具語表弟之狀。鄭生曰：「彼天曹判官，某冥中胥吏。今日偶至此，非固有所犯。然謁之亦死，不謁亦死，禮須謁也。」遂書刺曰：「地府法曹吏鄭某再拜謁。」時仁鈞弟與表弟，堂上擲錢為戲。仁鈞即於門屏呼引鄭生，讀其刺通之。鄭生趨入，再拜謝罪而出。表弟再顧，長睫颯然，如有怒者。仁鈞為謝曰：「彼不知弟在此，故來。願賞其罪可乎？」良久朗言曰：「為兄怨之。」復詰之再三，終不復言。姑聞之，召於屏內，誘之以母子之情，感激使言，終不肯述其由。後數年，忽謂母曰：「促理行裝，此地當有兵至，兩京皆亂離。且拿我入城，投楊氏姊，丐三二百千，旬日便謀東歸江淮避亂也。此時楊氏百口，皆當誅滅，唯姊與甥，可以免矣。」母居常已異之，乃入京，館於楊氏。其母具以表弟之言告於女。其姊素知弟有鄭生之言，及見其狀貌，益異之，密白其夫，以啟其父。國忠怒曰：「姻親需錢，何不以直告，乃妖言相恐耶？」終無一錢與之。其女告母曰：「盡箱篋所有，庶可得辦，何以強吾舅？」時母子止楊氏，已四五日矣。表弟促之曰：「無過旬日也。」其女得二三十萬，與母去。臨別，表弟謂其姊曰：「別與我一短褐（褐原作後。據明鈔本改。）之袍。」其姊以紫綾加短絮為短褐，與之而別。明年，祿山叛。駕至馬嵬，軍士盡滅楊氏，無少長皆死。其姊聞亂。竄於旅舍後，潛匿草中得脫。及兵去之後，出於路隅，見楊氏一家。枕籍而死。於亂屍中，得乳兒青衣，已失一臂，猶能言。姊問：「我兒在否？」曰：「在主人榻上，先以比者紫褐復之。其姊遽往視之，則其兒尚寐，於是乃抱之東走。姊初走之次，忽顧見一老嫗繼踵而來，曰：「楊新婦緩行，我欲汝借隱。」姊問為誰，曰：「昔日門下賣履嫗也。」兵散後能出及得兒者，皆此老嫗導引保護，全於草莽。是無目表弟，使楊保持也。不然者，何以滅族之家，獨漏此二人哉。（出《戎幕閒談》）

季廣琛

河西有女郎神。季廣琛少時，曾游河西，憩於旅舍。晝寢，夢見雲車，從者數十人，從空而下，稱是女郎。姊妹二人來詣。廣琛初甚忻悅，及覺開目，竊見彷彿猶在。琛疑是妖，於腰下取劍刃之。神乃罵曰：「久好相就，能忍噁心！」遂去。廣琛說向主人，主人曰：「此是女郎神也。」琛乃自往市酒脯作祭，將謝前日之過，神終不悅也。於是琛乃題詩於其壁上，墨不成字。後夕，又夢女郎神來，尤怒曰：「終身遣君不得封邑也。」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劉可大

劉可大，以天寶中舉進士，入京。出東都，途遇少年，狀如貴公子，服色華侈，持彈弓而行，賓從甚偉。初與可大相狎，數日同行。至華陰，云：「有莊在縣東。」相邀往，隨至莊所。室宇宏壯，下客於廳。入室良久，可大竊於中門窺覷，見一貴人，在內廳理事。庭中囚徒甚眾，多受拷掠，其聲酸楚。可大疑非人境，惶懼欲去。初少年將入，謂可大慎無私視，恐有相累。及出曰：「適以咨白，何爾負約？然以此不能復諱，家君是華山神，相與故人，終令有益，可無懼也。」須臾下食，顧從者，別取人間食與劉秀才。食至相對，各飽，（飽原作保。據明抄本改。）兼致酒敘歡，無所不至。可大求檢已簿，當何進達，今年身事復何如。回視黃衫吏為檢。有頃吏云：「劉君明年當進士及第，曆官七政。」可大苦求當年，吏云：「當年只得一政縣尉，相為惜此，可大固求之，少年再為改。吏去，屢回央央，惜其減祿。可大恐鬼神不信，因再求之，後竟以此失職。明年辭去，至京及第，數年甲第，終歸。」

奴蒼壁

相國李林甫家一奴，號蒼壁，性敏慧，林甫憐之。忽一日暴死，經宿復甦。林甫問之，奴曰：「死時因不覺其死，但忽於門前見儀仗。擁一貴人經過，有似君上。方潛窺之，遽有數人走來擒之。隨去，至一峭拔奇秀之山，俄及大樓下。須臾，有三四人黃衣小兒至，急喚蒼壁入。經七重門宇，至一大殿下。黃衣小兒曰：（曰原作回。據明鈔本改。）且立於此，候君命。見殿上卷一珍珠簾，一貴人臨階坐。似剗割事。殿前東西立仗侍衛，約千餘人。有一朱衣人，攜一文簿奏言：是新奉命亂國革位者安祿山，及相次三朝亂主。兼同時悖亂貴人先定案。殿上人問朱衣曰：大唐君隆基，君人之數，雖將足矣，壽命之數何如耶？朱衣曰：大唐之君，奢侈不節儉，本合折數。但緣不好殺，有仁心，固壽命之數在焉。又問曰：安祿山之後，數人僭偽為主，殺害黎元。當須速止之，無令殺人過多，以傷上帝心，慮罪及我府。事行之時，當速止之。朱衣奏曰：唐君紹位臨御以來，天下之人，安堵樂業，亦已久矣。據期運推遷之數，天下之人，自合罹亂惶惶。至於廣害黎元，必不至傷上帝心也。殿上人曰：宜便先追取李林甫、楊國忠也。朱衣受命而退。俄又有一朱衣，捧一文簿至。奉言：是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，及佐命大臣文簿。殿上人曰：可惜大唐世民，效力甚苦，方得天下治，到今日復亂也。雖嗣主復位，乃至於末，終不治也。謂朱衣曰：但速行之。朱衣又退。及將日夕，有一小兒下，急喚蒼壁令對見。蒼壁方子細，見殿上一人，坐碧玉床，衣道服，戴白玉冠，謂蒼壁曰：當卻回，寄語林甫，速來我紫府，應知人間之苦。蒼壁尋得放回。」林甫知世不久將亂矣，遂潛恣酒色焉。（出《瀟湘錄》）

南纘

唐廣漢守南纘，常為人言：至德中，有調選同州督郵者，姓崔，忘其名字。輕騎赴任，出春明門，見一青袍人，乘馬出，亦不知其姓字，因相揖偕行，徐問何官。青袍云：「新授同州督郵。」崔云：「某新授此官，君且不誤乎？」青袍笑而不答。又相與行，悉雲赴任。去同州數十里，至斜路中，有官吏拜迎。青袍謂崔生曰：「君為陽道錄事，我為陰道錄事。路從此別，豈不相送耶？」崔生異之，即與聯轡入斜路。遂至一城郭，街衢局署，亦甚壯麗。青袍至廳，與崔生同坐。伍伯通胥傳僧道等訖，次通詞訟獄囚，崔之妻與焉。（崔之妻與焉五字原缺。據明鈔本補。）崔生大驚，謂青袍曰：「不知吾妻何得至此？」青袍即避案後，令崔生自與妻言。妻云：「被追至此，已是數日，君宜哀請錄事耳！」崔生即祈求青袍，青袍因令吏促放崔生妻回。崔妻問犯何罪至此，青袍曰：「案家同州，應同州亡人，皆在此廳勘過。蓋君管陽道，某管陰道。」崔生淹留半日，請回，青袍命胥吏拜送曰：「雖陰陽有殊，然俱是同州也，可不拜送督郵哉？」青袍亦餞送，再三勸款揮袂，又令斜路口而去。崔生至同州，問妻，雲病七八日，冥然無所知，神識生人才得一日，崔生計之，恰放回日也。妻都不記陰道，見崔生言之，妻始悟為夢，亦不審記憶也。（出《玄怪錄》）

王常

王常者，洛陽人。負氣而義，見人不平，必手刃之；見人饑寒，至於解衣推食，略無難色。唐至德二年，常入終南山，遇風雨，宿於山中。夜將半，雨霽，月朗風恬，慨然四望而歎曰：「我欲平天下禍亂，無一人之柄以佐我，無尺土之封以資我；我欲救天下饑寒，而衣食自亦不充。天地神祇福善，顧不足信。」言訖有神人自空中而下，謂常曰：「爾何為此言？」常按劍良久曰：「我言者，平生志也。」神人曰：「我有術，黃金可成，水銀可化，雖不足平禍亂，亦可濟人之饑寒。爾能授此術乎？」常曰：「我聞此乃是神仙之術，空有名，未之睹也。徒聞秦始、漢武好此道，而終無成，只為千載譏諷爾！」神人曰：「昔秦皇、漢武，帝王也。處救人之位，自有救人之術而不行，反求神仙之術，則非也。爾無救人之位，而欲救天下之人，固可行此術。」常曰：「黃金成，水銀化，真有之乎？」神人曰：「爾勿疑。夫黃金生於山石，其始乃山石之精液，千年為水銀。水銀受太陰之氣，固流蕩而不凝定，微偶純陽之氣合，則化黃金於倏忽也。金若以水銀欲化黃金，不必須在山即化，不在山即不化。但偶純陽之氣合，即化矣。君當受勿疑。」常乃再拜。神人於袖中取一卷書，授常，常跪受之。神人戒曰：「異日當卻付一人。勿輕授，勿終秘，勿授之以貴人。彼自有救人之術，勿授之以不義；彼不以饑寒為念，濟人之外，無奢逸。如不然，天奪爾算。」常又再拜曰：「願知何神也。」神人曰：「我山神也。昔有道人藏此書於我山，今遇爾義烈之人，是付（付原作僕。據明抄本、黃本改。）爾。」言訖而滅。常得此書讀之，成其術。爾後多遊歷天下，以黃金賑濟乏絕。（出《瀟湘錄》）